



挺立在風雨中的 內優社群

莫拉克颱風前後的沙阿魯娃族、卡那卡那富族與下三社群

陳逸君 劉還月 ◎合著



國史館臺灣文獻館
TAIWAN HISTORICA

目錄



序

- 4 館長序 傳承多元文化 讓生命更寬廣 張鴻銘
- 6 自序之一 看見風雨中挺立的民族 陳逸君
- 14 自序之二 我們要的是生活智慧，
或者只是舖天蓋地的災難消息？ 劉還月

第一章 「內優社群」與「四社生番」

- 28 高屏溪上游的「幽幽」民族
— 歷史文獻中的「四社番」與「內優番」
- 52 從「四社番」到「內優番」
— 清代「內優六社」中的族群演變
- 【附錄】荷蘭到日本時代的「四社番」、「內優番」與
「阿里山番」對照表
- 76 東西漂移的傳奇民族
— 沙阿魯娃族的傳說、歷史與文化



- 122 楠梓仙溪上的耀眼主人
— 卡那卡那富族的傳說、遷徙與文化傳承
- 168 不同祖靈拼成的民族
— 下三社群複雜的歷史與文化
- 206 「正名」民族，災後再興
— 沙阿魯娃族和卡那富族人的「正名運動」

第二章 風雨之後的再生民族

- 222 重建的三條風雨路
— 莫拉克颱風肆虐後的那瑪夏
- 242 誰來面對大河的悲鳴？
— 濁口溪與荖濃河流域的災後重建故事



館長序

傳承多元文化 讓生命更寬廣

近年來，地球暖化效應愈來愈明顯，讓許多生物絕種、農作物減產、疾病蔓延，以及天災不斷，全球各地頻傳地震、海嘯、乾旱、洪水、暴風雪、颱風等災難，不僅影響人們的生活環境，也同時造成人類文化遺產的鉅大傷害。

2009年8月8日，中度颱風莫拉克襲擊臺灣，意外造成重大傷害。長久以來對土地的過度開發、環境破壞，加上連續幾天的豪大雨，導致屏東縣的林邊、佳冬等沿海鄉鎮成爲水鄉澤國，歷數日不退。更嚴重的是，短時間內累積的巨大雨量，超過了山林所能負荷的極限，引發大規模土石流，尤以高雄市那瑪夏區、桃源區等重大崩塌，甲仙區小林里全村皆滅的悲劇，令人不勝唏噓！這是天災，也是人禍！但，屋倒了，可以重蓋；路毀了，可以再鋪；村滅了，可以覆建、可以遷村，然而歷代在這山林部落傳承的遺址與原住民文化呢？

八八水災之後，本館林前館長金田特邀請劉還月、陳逸君兩位老師，突破重重困難，深入災區，爲我們作第一手的見證與記錄，採訪災區民眾，述說地方文化與族群歷史的變遷，並於災後翌年4月

出版《滾滾塵石下的族群離合－莫拉克颱風前後的楠梓仙溪與荖濃溪部落變遷史》一書，這份記錄歷史、傳承文化的心，榮獲第三屆國家出版獎「入選獎」的肯定與支持，甚感欣慰。

傳承歷史文化始終是我們的責任，不曾中斷或停止，希望透過我們的努力，得以傳承文化於不綴，培育更多的文化種子。本次出版《挺立在風雨中的「內優社群」－莫拉克颱風前後的沙阿魯娃族、卡那卡那富族與下三社群》一書，希望將這挺立在風雨中的部落文化，與讀者分享，藉此學習多元的智慧、美感與哲學，讓你我的生命更加寬廣。

專輯付梓之際，茲綴數語，並再次誠摯地感謝劉還月及陳逸君兩位老師，在短時間內，接續完成這本專輯。

國史館臺灣文獻館 館長 張鴻銘 謹識



挺立在風雨中的
內陸社區

自序之一

看見風雨中挺立的民族

—莫拉克颱風前後的沙阿魯娃族、
卡那卡那富族與下三社群

陳逸君

拒絕遺忘

特別在探望小林部落之後，更加懸念那瑪夏，那些記憶中美好的山村，被無情的風雨土石蹂躪成什麼樣子？而音訊全無的朋友們，是否都平安無事？站在掩埋著小林的大坍方上端，不見前方道路，天地同為塵泥一色，未來是如此脆弱的遙想。

當那瑪夏第一條救災便道搶通時，劉還月說，我們進去看看族人吧！

那是一條嘉義大埔經茶山、青山到那瑪夏區的道路，劉還月和我兩人，開著裝滿救災物資的車，一路顛簸前行。



災後的道路每一條都柔腸寸斷

大埔橋轉入嘉129線的鄉道，已被曾文溪吞沒，車行駛在河床上，與強勁的溪流平行，令人萬分恐懼，但走到這個地步，已經沒有退路了。

好不容易抵達茶山，原本的產業道路同樣殘破不堪，處處是剛剛回填的土方，許多路段僅剩一部車可行的寬度。有些地方則難以分辨方向，不知往哪邊才是道路。更糟糕的是，雨後路面泥濘，在膽顫心驚當中，竟也通過最危險的一段——玉打山北峰附近托亞奇伊溪小支流的向源侵蝕地。

越過兩縣界碑時，界址上的圖騰印入眼簾，我注意到旁邊寫著卡那卡那富族人射日的故事。這讓我非常驚訝：那瑪夏區的主要住民不是布農族人和南鄒族人嗎？這卡那卡那富族是從那裡冒出來的呢？

之後數次的回訪中，認識了卡那卡那富族人，也參與了他們的祭典。面對這群操著布農族語的卡那卡那富族人，心中有更多一層的親切，同時也感佩他們對族群根源與文化保存的堅持。



卡那卡那富族射日圖騰

除了物資救濟，我們還希望為這些受傷的族群做些事。於是，將「四社熟番」的歷史與遷徙寫成《滾滾塵石下的族群離合－莫拉克颱風前後的楠梓仙溪與荖濃溪部落變遷史》一書後，我們也希望再接再厲，為這個區域的原住民族留下一些調查記錄。

因為，不管是歷史文獻中所謂的「四社熟番」、「四社生番」、「傀儡番」以及「內優番」，經歷莫拉克颱風後，這些族群正處於十字路口上，惶恐地思索延續發展的方向。

旁觀他們的痛苦與迷惘之時，我們同時見證了這些原住民族的勇氣。我們能做的，是完成他們族群生命的記述，因為我們和他們一樣，拒絕遺忘先祖留下來的故事與教訓。

建構中的族群認同

1996~7年，為翻譯必麒麟（W A Pickering）的《歷險福爾摩

沙》，曾經造訪那瑪夏區和桃源區，當時對這個區域的族群互動感到迷惑，「我族」與「他者」的界線竟是那麼細薄，兩者（或三族、四族）之間容易跨界，甚至來去自如。

2009~11年再次拜訪，各原住民族認同意識強烈、鮮明，正如豎立在各部落入口處的族群意象或圖騰。

什麼是族群？在學術討論裏，族群是一個因主觀或客觀認定而界定出來的群體。族群成員的結合，與血緣、親屬關係、語言、宗教信仰、地理或區域位置、歷史經驗…等因素，有著密切的關連性。因此，族群標記所指涉的意義，是隸屬於一個共同名稱，是擁有共同祖先，是與一塊特定土地有密切連結（如現居地、原鄉、故鄉），是抱持同屬一個群體的凝聚感，通常此一標記具有高度的排他性。



陳逸君在八八水災後現場拍攝崩落的地層



陳逸君在那瑪夏災區現場訪問執勤中的海舒兒

在當代，認同機制與聯結力變化多端，群體可以以其他各種方式，「想像」為一共同體。即便如此，族群仍需要一些共享性要素，如某些信念、價值、道德規範、情感、風俗習慣或共同利益等，始能將族群成員緊緊地鏈結在一起。

在這漢人邊緣的南臺灣山裡，特別又對在布農族邊緣生存的沙阿魯娃族、卡那卡那富族而言，族群名稱竟成為荒謬的標記：歷史文獻中的「四社番」，並不僅指沙阿魯娃族；所謂的「內優番」，其範圍擴及阿里山上的鄒族人。真實世界中，分佈在那瑪夏區卡那卡那富族人，以及桃源區的沙阿魯娃族人，根本不認同自己是南鄒族人，也不認同彼此是同一族人，即便日常使用布農族語，與其他族有親屬關係的連結，仍堅持自己是異於其他人的族群。

居在同部落、屬同群體之人，沙阿魯娃族或卡那卡那富族對血緣、祖源、原鄉、歷史經驗、信念、價值…等，都有不同的記憶。而兩族之外的布農族，對於他們又有相異的宣說。

族群間相互滲透與「融合」，文化也產生趨同現象，益使其認同愈加錯綜複雜，這處處反映在他們的族名選擇、身份認同危機與



劉於晴協助記錄荖濃溪的堰塞湖



面對大水的民族只能更堅強此活下來

正名運動中，成為他們的當代命運。而這地方知識的運用與族群自我身份的建構，未嘗不是歷史演變與社會情境所對應出來的結果。

那瑪夏區和桃源區的原住民族群，教導我們認知族群、身分認同的變動性與複雜性，打破了以漢人或優勢族群為中心的定義邏輯。

長久以來，大眾對臺灣原住民族的認識，大多停留在表象的層面，且被九族、山地、出草、祭典、美食…等符碼所概括化，多少人會主動地去理解原住民族問題。所以，當我們想表達真心關懷原住民族時，是不是應該從認識他們的歷史與文化開始？



慈濟大愛村的dina與dama們在花園中採收樹豆

悲痛可以超越嗎？

莫拉克後，山崩地裂，許多人頓失摯親好友，生命一如山河，失去大自然鮮豔色彩。

逃過一劫的人們，身心傷痕累累，但也感恩造物者的慈悲。於是，山風仍輕拂樹林、岩石、花朵與家屋，小林的大滿族人依然在天梯下迎接太祖，南沙魯布農婦女繼續低頭編織，高中部落的沙阿魯娃族老人要翻過山頭接水管啦，卡那卡那富族慎重地舉行各種祭典，在慈濟大愛村的dina與dama們在花園中採收樹豆…。

萬物繼續成長，一如布農族藝術家海舒兒老家前院的杏花，純白潔淨，是生命最溫暖的啓示！



挺立在風雨中的
內陸社群

自序之二

我們要的是生活智慧， 或者只是鋪天蓋地的災難消息？

—莫拉克颱風前後的沙阿魯娃族、卡那卡那富族與下三社群

劉還月

似乎就好像只要「政府」官員宣布一句：「救災結束，重建開始」，莫拉克颱風所引發的災情，似乎就真的結束了，不僅媒體的新聞熱度退了，災區的軍隊撤了，協助各項事宜的志工少了，官員們的秀場也早就換了，彷彿這場大水災所帶來的災禍，突然間就終結了。



面對天地劇變，人類只能感到渺小

早在報禁時代，便為《自立晚報》生活版主編，卻也很快就放棄媒體夢的我，自然熟悉臺灣媒體的嗜血性格，1999年九二一大地震以後，終於認知臺灣沒有政府的事實，自然也就不會對「政府」懷有多少期待，但這場大災難，真的可以在「政府」的宣佈下，就讓災禍過去了，或者我們都需要透過這場人間浩劫，看見更真實的災難之因呢？

八八水災發生之初，由於許多地方都因交通中斷而和外界失聯，在嗜血媒體的不斷報導下，所謂的「災情」就在記者的口中漫天而來，彷彿無處不成了人間煉獄似的，直到道路一段一段搶通之後，原本被報導成「重災區」的地方，無論只是橋斷路塌，或者是土埋屋倒…，媒體有興趣的永遠只是災與禍，除了來自於大自然的災之外，就是無能政府官員的人禍，至於臺灣大多數媒體關注

的，似乎就只是能不能引起社會的注意，能不能得到較高的收視率而已。

至於是什麼樣的地理與人爲因素，導致如此嚴重的「災情」發生，大眾傳播媒體是很少會有興趣的，比較理性的問題探討，往往只在小眾媒體流傳，使得整個社會中反覆傳播的只是鋪天漫地而來的災難，迫使得人民只能每天再三地面對無止無境的傷痛，卻完全不知道災禍從何而來？如此只是拚命渲染傷害，卻不探討原委的報導，長期帶給人們的，只會是更無止息的痛苦，更驚恐的未來生活…。

因暴雨集中而形成的八八水災，在紛雜的媒體報導中，彷彿整個南臺灣都陷入水深火熱之中，事實上雖然在高雄、屏東以及臺南都有災情，但並不是指這三個縣市全都泡在大水之中，而是集中在少數河川沿岸，其中尤以同爲高屏溪上源的楠梓仙溪以及荖濃溪，這兩條河川都非常長，集水區廣闊，其中還有不少河段經過雨量大且集中的地區，致使河水暴增，流到了中、下游，不就是要回了許多的河床地，河川大量向岸侵蝕的結果，水泥築堤防自身都難保了，侵蝕岸上的民宅與田園，自然也只能隨著大水而去了。

河的中、上游，雖然匯集的水量較少，且大多數的河道都受到山谷的限制，向岸侵蝕的能力自然少了，但過度集中的雨勢，大量沖刷山林中的裸地以及淺根性作物區，很容易就將土石沖刷而下，即使是其他沒有直接遭到大雨沖刷的林地，也會因土層涵水分太高，形成極大的重量，如果土層較爲鬆軟，或者膠結的情況較不好，加上山腳接近河床的地方，又受到河水的侵蝕，帶走了部份山腳的土石之後，很容易就會導致大規模的土石崩落，而形成河川的向源侵蝕。





莫拉克颱風引發的豪雨，最集中的地方正是高雄與屏東的山區，就以楠梓仙溪流經的那瑪夏鄉與甲仙鄉，以及荖濃溪沿途的桃源鄉與六龜鄉，都是地層極為複雜的地區，最常出現的岩層，包括：硬砂岩、板岩及千板岩。

對於大多數的人而言，可能根本就不識什麼叫板岩或千板岩，但有些朋友可能知道，臺灣的原住民中最常以石板蓋成家屋的，未必是排灣族人，而是居住在南臺灣的許多個不同民族，原住民要取來造屋或其他用途時，很容易就在山壁或河谷中取得板岩為材，可見這類的岩石，膠結情況並不會太好。

除了不同的地層可能會造成不同的傷害之外，不同的斷層更會是影響地層穩定最主要的關鍵，儘管每一條斷層的類別並不相同，但只要是斷層，就有可能使得地層的節理發達，褶皺及小斷層也會較多，致使鄰近地區岩體相當破碎，地質變得較不穩定，遇到外力的影響或直接侵蝕時，很容易就形成了崩坍…等地質災害。

除了這些自然而生的問題之外，楠梓仙溪以及荖濃溪的沿線，更都建有重要的公路，楠梓仙溪沿岸的是通往阿里山的臺21號公路，沿著荖濃溪河岸而行的，則是著名的南橫公路。

每個人都相信，公路是最基礎的建設，有了第一條公路之後，就會形成更多的聚落與開發，人們上山開了果園，於是需要更多的產業道路，於是原本茂密的山林，山腰之間於是有了道道傷痕，大雨一下，這些被人類劃開的傷口，也就成了土石最早開始崩落的地方。

高雄的六龜，從早年的十八羅漢山風景區，到不老、寶來溫泉，以至於晚近盛行的荖濃溪泛舟，這個山林中的桃花源，早已是個超限利用的觀光區，從十八羅漢山到大橋的斷裂，都源自於河水



對於災民而言，他們最在乎的是如何重新生活下來

的向岸侵蝕，反倒是同屬荖濃溪侵蝕面的龜王岩，雖只是多了一塊小小的岩石，卻在荖濃溪歷代的泛濫史上，擋住了洪禍，讓人們得以在岩石之後，安居好幾個世代。

更讓人感到不可思議的，便屬突出於荖濃溪凹岸的舊庄水鬼祠，我立在堤岸上看完好如初的水鬼祠以及祠後的那道水泥堤防時，根本無法相信會有如此堅固的凸堤，可以擋住大水的為禍，爲了找答案，我深入河床，看見的是這座水泥凸堤之所以可以不動如山，最主要的因素是：它其實是坐在一塊大岩石上方的。

腹邦溪與荖濃溪交會的地方，雖然河道已經逐漸被限制在山谷間，但這一段河域的河床較寬，河岸的山也不太高，因此可以很明顯看到河川向岸侵蝕，卻導致河岸的山坡土石崩落的現象。



劉還月持續在八八水災區進行部落訪查工作



深入災區，車子卻壞了，只能自己設法修理

六龜出名的不老溫泉，行政區域劃歸為新開村，在媒體的報導中，好像整個新開都被土石流掩埋掉似的，其實莫拉克颱風肇禍的地方，只在新開村的下新發地帶，這裡原本有一間私人經營的佛寺，蓋有一座仿若彰化大佛般的戶外露天釋迦牟尼佛像，誰知道大雨來時，大佛後方原本隱匿在山林之中的小山溝，竟成了一條傾洩而下的土石河，打在山頭上的暴雨，先是刷開了表土層，根植不深的樹木隨著傾倒，隨之帶動原本就破碎的頁岩層，在大量雨水的牽引下，原本的小山溝成了臨時河，帶下來的大量土方，不僅埋掉了寺廟與半個大佛，旁邊的田園、民宅與溫泉山莊，也全是受害者。

不老溫泉另一處被土石埋得最深的地方，則是在下新開，這裡和被埋掉的大佛，距離只有二、三百公尺，後山的小山溝更大一些，同樣的碎岩層，卻因為集水區更大，而埋掉了下新開的幾十戶房子與三、四十人，政府忙亂救災之期，馬英九要國軍以一個星期的時間，挖開土石，找到所有受難人士的大體，但形成這縱深二、三百公尺，寬達百餘公尺，厚更高達幾十公尺的新「沖積三角洲」，可是有幾千萬立方公尺的土方，人力真的有能力開挖嗎？果然過不了幾天，這項開挖工作，便在餘生者家屬的同意下結束了。

位於荖濃溪與寶來溪匯流處的新寶來溫泉區，受害最深的則是臨河的那幾間溫泉山莊，過去的幾次颱風，也曾導致土石掩埋的災情，但都較不嚴重，也因此業者們無從思考到人與河爭地的問題，沒想到莫拉克帶來的傷害，恐怕讓他們終於學得了教訓，卻也無力重來了。

寶來東北行就到桃源鄉的高中村，這個沙阿魯娃族的部落雖然沒有什麼大災情，但公路的災情卻很嚴重，臨河的路段許多路基都塌了，沿山而行的路段，則得面對許多小溪溝向源侵蝕，導致大片



八八水災後，劉還月深入卡那卡那富族部落救災，巧遇李壬癸老師

山壁滑落，這些都是破碎的板岩層，由頁岩變質而來的板岩層，因地層抬升而呈現向斜或單斜地層，如此的地層由於膠結不好，原本就脆弱，如果山腳或山腰被砍斷了，地層沿著順向坡滑落，是根本無法避免的。

我突然想到，多年前我請了舊萬山社的老獵人，帶領我們去探訪萬山岩雕時，老獵人談起老祖先們蓋石板屋的智慧，他說：無論路有多難走，石板一定要從另外一處山谷採來。這麼多年後，我終於才懂得古代的原住民要採石板，都必須要翻山越嶺，捨近求遠的目的就只爲了避免板岩被開採之後，山基不穩而造成崩塌，甚至可能引發大規模的山崩。

活在山林中的人，在單純的生活與工作中，傳承了智慧，讀書人用書本傳遞知識，現代人卻只靠聲光媒體來傳達消息，也難怪每一次災難過後，舖天蓋地而來的都是各種恐怖的消息，災難的相關知識以及避免災難的先民智慧，卻是很少被人提及，甚至少有人在乎的。

九二一大地震之後，二十八天的救災經驗與感想，讓我寫下了《臺灣大地震斷層現場實錄》，這本書大多在描述災難的現場，以及土地的歷史與人民，十年之後的八八水災，我在災區來來回回將近二年，先後寫成了《滾滾塵石下的族群離合——莫拉克颱風前後的楠梓仙溪與荖濃溪部落變遷史（四社平埔卷）》以及《挺立在風雨中的「內優社群」——莫拉克颱風前後的沙阿魯娃族、卡那卡那富族與下三社群》二書，我們卻不想只為八八水災留下災情記錄，而是為那些受災的民族寫歷史，我們知道災難終將過去，被暴風雨掩埋掉的民族與歷史，如果不記錄下來，可能就隨著土石，被埋入滾滾洪流之中。

這本書的完成，除了同樣要感謝避秦山家族的支持（歡迎搜尋Facebook：劉還月或避秦山旅行家族），以及國史館臺灣文獻館願意付梓之外，更要感謝桃源區、那瑪夏區以及茂林鄉的許多報導人，尤其是災後提供第一手報導的布農族陶藝家海舒兒，因為有了他的指點，才讓我更清楚清代「內優番」與沙阿魯娃族、卡那卡那富族以及魯凱族下三社群的複雜關係。



劉還月在米貢祭會場訪問卡那卡那富族的族語老師 攝影 / 彭俊維



挺立在風雨中的內優社群



第一章 「內優社群」與「四社生番」

